

兴趣 + 奋斗 = 成才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XINGQUJIAFENDODENGYUCHENGCAI

兴趣 + 奋斗 = 成才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唐绍雄

封面设计：蒋万景

兴趣 + 奋斗 = 成才

苗凡辛等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永青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75 字数：240,000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统一书号：3102·631 定价：1.85元

目 录

美学名家刘纲纪	苗凡平1
少年——多彩的梦	2
大学——走向成熟	12
变幻的八年	18
冬天的追求	27
痛定之后	30
丰收的季节	34
收获的收获	47
尾声	54
天之骄子郭沫若	曹文益57
家在峨眉画里	57
家庭——人生第一所学校	60
扎实的起步	66
第一个转扭点	75
从游荡转到自修文学	86
爱国运动的洗礼	91
失望的婚姻	103
第二个转扭点	112
并非无益的学医生活	120
长上了翅膀	126
爱情激发了诗情	131
乘着时代的风云飞翔	140

结束语	152
画坛巨星徐悲鸿	龚东生 158
故乡情深	159
神州少年	163
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	166
山穷水尽	168
百折不挠	172
开创新风	179
马不停蹄	186
留学生涯	191
悲鸿生命	196
赤子归国	202
新闻斗士邹韬奋	黄启贤 206
他的童年不是金色的	207
凡人非凡	209
良师教授	210
象饥饿的人扑向面包	211
不勉强向着工程师的路上跑	213
艰苦的中学时期	215
大学毕业典礼上的眼泪	217
无价之宝	220
黄炎培先生的教诲	222
严师	224
他对职业指导运动失去了信心	225
接办《生活》周刊	226
做事与为学兼程并进	228
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精神	230

不为情面而敷衍	232
联系群众千百万	235
在威胁、利诱和迫害面前	239
以后的奋斗	242
一代宗师陶行知	李少聪 何炳章 244
困顿而好学的童年	245
后生可畏	248
秀绝金陵第一声	249
我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	251
年轻的大学教授	253
迈出改革的第一步	255
广泛地推进教育革新运动	257
开放女禁	260
新的觉悟 新的选择	262
平民教育的播火者	265
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	272
用整个身子干晓庄事业	278
好事多磨	287
奋斗，不息地奋斗	292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297
生活之树常青	299
佼佼学者王亚南	王达新 304
奠定广博知识的基础	305
十年发愤，译成《资本论》	308
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	314
一心为国育才的“老农”	323
攀登不止 风范长存	334

美学名家刘纲纪

苗凡卒

在我国，很少有一位学者象他那样，在自己涉足的每一领域，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很少有一位著作家能象他那样，在通俗读物和学术论著的创作中都取得同样的成功。

一九六〇年，他刚刚二十七岁，就出版了第一部著作《六法研究初步》。这是一部关于中国画论的研究专著，学术价值较高。出书后，立刻受到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和邓以蛰的称赞。

接着，他又出版了《龚贤》和《黄慎》两本小册子，书中不仅对两位古代画家进行了一般介绍，也包含了他个人对这两位画家的再评价，在美术界反映较好。

人们把他作为中国画的专门研究家。

一九七九年，他的书法论著《书法美学简论》出版，立刻强烈地震撼了中国书法界，拉开了书法界关于书法美的本质的讨论的序幕。

不知底细的人，又把他当成了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

一九八二年，他的通俗读物《美学对话》出版，《书林》把它作为美学入门书介绍给广大读者，大受欢迎，成为畅销书。一投放书店，即被抢购一空。

一九八四年，他与李泽厚合著的《中国美学史》第一卷出版，这本书填写了我国没有自己的美学史的空白，是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

这时，人们才看清了，他是一位功底深厚的美学家。美学是他的根据地，美学是他的大块文章，写书论、画论、艺术论只是他偶尔得宽余时的小插曲而已。

他的美学论文集《美学与哲学》也已发排付梓，这里精选了他近年来发表于报刊的十八篇论文。

他的美学巨著《艺术哲学》也已出版，全书四十七万字，作为中国的第一部艺术哲学，其样书参加了一九八六年九月在北京举行的“首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他无疑是个成功者了，他的成功可以从他发表第一部著作算起。这么多年，他一直走在成功的路上，不断地奉献着成功的硕果。不过，如果选择他成功之路上的一个里程碑，那《中国美学史》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大概读者早已知道了他的名字，他就是著名美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刘纲纪。

少年——多彩的梦

在旧中国，贵州是一个土地贫瘠、文化落后的地方。在贵州西部，有个小城，更是默默无闻，鲜为人知，这就是普定。

这座黔西南寂寞的小城，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令人吃惊地平常，翻遍二十五万字的《贵州风物志》，只有一处提到普定，“……溶洞中，有的是古人类遗址，如普定的穿洞。”此外，普定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地方。但就是这块土地，却

孕育了一位我国著名的美学家。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普定，一个小地主兼商人的家庭里，一个男孩诞生了。整天与布匹油盐打交道的父亲竟给他取了一个严肃的名字——刘纲纪。

童年的刘纲纪同许多孩子一样，度过了一个单纯的童年。

他的父亲年轻时，还是个农民，直到三十多岁时家业才发展起来，而且和农村一直有着较深的联系。

小时候，刘纲纪一直生活在乡下，直到八、九岁才离开。在农村，他所接触的多是些普通农民，特别是同姓的刘家大多也是贫苦农民，他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同小朋友一起拾粪、挑柴、送饭，共同的生活培养了他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农民的勤劳、淳朴和智慧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童年的记忆虽然是无形的，但它对人的影响却是深刻而持久的。后来，刘纲纪一直坚持着“劳动创造美”的基本观点，这和童年受到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小学三年级，他来到了黔西的政治文化中心——安顺读书。

当时，时值抗战，各大都市相继沦陷，文化机关和知识分子大批向内地迁移，许多文化名流来到了贵州，包括著名作家巴金。这使得贵州文化不仅没有因抗战而衰退，反而大大发展了。特别是新文化的传播，使当地人民耳目一新。

安顺离贵阳只有一百多公里，自古为黔滇交通要道和黔西物资集散地，有“黔之腹，滇之喉”的称号，当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股新文化潮流的冲击。刘纲纪受到这股文化潮流的影响，十分迷恋于各种反映新文化的书籍。恰好他所在

中学里有个还算不错的图书馆，藏书比较多，他如饥似渴，把主要精力几乎都花到了这些闲书的阅读上。

他书读得很杂。作为一个偏僻小城里的小商人的孩子，对于书籍，他并没有多少有目的的选择，但主要的兴趣在文艺上。象那个时代许多中学生一样，他富于幻想，感情丰富，渴望个性解放，他特别喜欢何其芳的诗和巴金的小说，也读了一些茅盾和鲁迅的书，只是到了后来，他才特别喜欢鲁迅的书。

除了文艺书籍，他还读了一本当时十分流行的书，就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大众哲学》成书于三十年代中期。在此之前，中国哲学界的思想可以说是处于一种纷杂的状态。各种思想没有绝对的主次之别，同时，各种思想也都缺乏通俗的宣传，没能掌握应有的群众。人们只注重哲学的研究、深化，而忽视了它的大众化。《大众哲学》是艾思奇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写的通俗读物。书一出版，就在广大青年，特别是大学生中广为流传，数以万计的读者受其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解放前，该书重版了三十二次。这本书也给刘纲纪留下了深刻印象，算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叫新唯物主义)有了一些粗略的认识。

原来，刘纲纪所处的环境可以说是闭塞而落后的，对于这环境以外的世界，他既不了解，也没有非分的向往。现在，一下子读到这么多新书，使得他内心异常激动，很快就接受了“五四”以后的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在生活中，有种强烈的被压抑的感觉，一种朦胧的反对旧社会的思想倾向在他心里渐渐萌生了。

大量的阅读，使他几乎放弃了课本的学习。初一的时候，

留级了。但幸运的是班主任理解他，并没有多少责备，只是对他说：“你不是不学，也不是学不好，只是课外书读得太多了。”

留级并没有使他从此埋头课本，只是略加注意而已。

他的兴趣是广泛的，不仅喜爱文学，也喜爱音乐，笛子吹得相当不错。相比之下，最使他着迷的不是文学，也不是音乐，而是绘画，而且兴趣最终还是落到了绘画上。

一时间，他对绘画简直入了迷。白天画，灯下画，本子上画，废纸上画，一发而不可收拾。为了系统地学习中国画，他经父亲同意，正式地拜了师，交了二十块大洋的学费。择师是很重要的，对一个人的影响往往是终生的。他的老师是贵州一位相当有名气的画家，叫胡楚渔。

在古往今来的绘画者中，有些并不配佩戴画家的桂冠，仅仅是画匠而已。胡楚渔却是一位真正的画家，是位有创造性的性格画家。他一向主张发展性格，按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作画。他的画有石涛的野怪乱黑的风格。他画得十分大胆，有创作激情，不拘一格。

当时，人们多推崇“四王”那种干干净净的画风。所谓四王，指清初的山水画家王时敏、王鉴、王翥、王原祁。他们功底深厚，但崇尚法度，意境上缺乏创新，作品趋于程式化。而胡楚渔却反其道而行之，从不有意迎合，虽然穷，却很少考虑那些功利因素。纵然因不媚俗，画不为时人所赏而卖不出去，也还是一意孤行，决不动摇，是个典型的献身艺术的人。

在艺术上，胡楚渔不太守规矩，而少年刘纲纪也不太守规矩，这师生两人在一起如铜投簪，十分和谐融洽。胡楚渔

很少谈理论、技法和一些琐碎的规则，只是画给刘纲纪看，一再强调要大胆，要画出自己的体验，而不能迎合。启蒙者的印象是最为深刻的，这些看似平易的活，都在少年刘纲纪的脑海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在以后的艺术生涯中渐渐得到了深刻的领悟。

他们的关系不象普通的师生关系那样讲师道尊严，而是十分自由。当然刘纲纪对老师是十分敬重的。

胡楚渔不仅擅长国画，也擅长书法，特别是写大字，安顺的许多匾额都出自他的手笔，至今真手不朽。同他在一起，刘纲纪自然对书法也就有了兴趣。

对于一位真正喜爱绘画而且有所追求的人来说，仅仅是画上几笔是不能使之满足的。刘纲纪学了一段时间国画之后，渐渐又对中国画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当时，安顺县有个图书馆，里面藏了一些线装书，其中有许多古人谈书论画的书籍。他和这家图书馆也打上了交道，课余时间常常进去阅读这类书籍。就在这个图书馆中，他发现了一本对他的发展有一定意义的书——石涛的《画语录》。

画家石涛，清初四大名僧之一，所画山水、人物、花卉、竹石，都有一种奇逸之气，不落时人窠臼，而自入化境。郑板桥曾评论他的画风：“石涛画竹好野战，略无纪律，而纪律自在其中。”又说他：“千变万化，离奇苍古，而又能细秀妥贴。”齐白石对石涛更有着由衷的崇拜：“绝后空前释阿长，一生得力隐清湘；胸中山水奇天下，删去临摹手一双。”其实，石涛并不反对临摹，只是决不为一家法度所拘束，反对的是终生临摹而不敢超越古人一步。

《画语录》就是一本系统反映石涛艺术思想的著作。很可能是受老师的影响，刘纲纪立刻就对这本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虽然对石涛那些古奥的语句他一时还不能读得很明白，但模模糊糊地觉得有很大启发，许多内容和老师的观点不谋而合；许多老师没能表达清楚的思想，在这里得到了一语中的的阐述；许多自己平日学画的一些杂感，也在书中系统地加以说明。

书中十分强调表现自我，说到：“我之为我自有我在。”这个基本思想和老师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全书一反当时盛行的泥古之风，充满了石涛对本体——人在艺术中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的渴望；它要求美术作品一定要表现出作者个人的存在，重视人在画中的作用，提出画是“本之天而全之人也”，即根本来源于自然，而成为画却要依靠人的力量；指出艺术是自然与人“神遇而迹化”，即精神层次上融合，而从画面上再也看不出哪是自然的造化，哪是画家的创造。“夫画贵乎思”，如果没有人的思考和创造，无论是临摹古人还是描摹自然都不是真正的艺术。而要想成功地运思，就要保持心地的纯洁、自由，不能覆上功利的重压。《远尘章》中说：“心不劳，则有画矣。”意思就是不能让思想承受世俗的功名利禄的压力，只有让它处于自由状态，才能创造出真正的艺术作品。

意会已久而难以言传，一读石涛语录，真如阳光穿雾，豁然开朗，喜不自胜。对这本书，年轻的刘纲纪简直是爱不释手了，他工工整整地把全书用毛笔小楷抄了下来，一直带在身边。“书读百遍，其义自见。”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对书的内容理解不断深刻，不仅仅在美术上，而在美学倾向上也不可否认地受到石涛的影响。当然，这是很久以后的事

了。

如果是仅仅热爱新文化，或者是仅仅热爱中国画，都不会有今天的刘纲纪。正因为这两方面的影响，使他既没有迷上新文学，投身文艺创作的道路；也没有因为学中国画而变得复古、守旧，而是从对艺术的兴趣逐步升华，脱颖发展到了对美学的兴趣。

高中时期，他读了一生中第一本美学书，那是朱光潜的《谈美》。读过这本书，他有了很大启发。原来，虽然天天陷在艺术之中，但对于艺术本身却没有多少清晰的认识，现在才算是对于过去朦胧察觉到的艺术的美有了一个初步的理性认识。对于这种超越艺术的理论，他觉得相当有趣。在此之后，他又怀着浓厚的兴趣读了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和李广田的《诗的艺术》，对美学的了解加深了，好象又爬上了一个阶梯，眼前的路更宽了。

这个时候，对一位高中学生来说，他的阅读范围自然不是仅仅局限于美学，甚至美学也并不能成为他阅读课外书籍的主流，只是说他个人的美学史可以从这时开始写了。

在对美学有了一些了解之后，刘纲纪又产生了认识哲学的欲望。由于希望能概括地对哲学有所认识，他首先找了一本《哲学概论》，开始认真研读。当时没有多少识别能力，只是不断地鲸吞，不断地接受，到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本马赫主义的书，所宣扬的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此外，这个时期还读了胡绳的《思想方法论》以及一些零星的哲学文章，其中自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书，但都不成系统，对他并未产生什么明显的影响。

似乎有一种天生的追根溯源的癖好，刘纲纪总喜欢在了

解某一知识时广泛涉猎相关的知识，对书画和文学的爱好使他对画史和文学史都感兴趣。初中时，他读了俞剑华的《中国绘画史》、丰子恺的《西洋画派十二讲》等书。高一的时候，竟还通读了周谷城的《中国通史》。这部著作材料丰富，使他对历史的了解大大加深了。一位少年的胸中，开始有了一条汨汨流淌的历史长河。

正是这种追根溯源的癖好和对知识的渴求，使他度过了一个比同龄人丰富得多的中学时代。大量的阅读虽不是系统的，也不是在老师指导下的自觉行为，但却帮他围绕着文史哲画打下了相当的基础，获得了以后研究美学所需要的较为全面的知识。

对于知识的渴求没有使他成为脱离现实的书呆子，相反，他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政治热情。

中学时，学校为宣传抗战，组织了《黄河大合唱》和《生产大合唱》的演出，他都是积极的参加者。由于他的美术成绩好，还在美术教员的指导下，刻木刻宣传抗日，他曾经刻过一幅木刻，背景是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前面有一个军人背枪骑马走过。这些木刻印出来就大量张贴，效果很好。

上高中的时候，贵州解放了。解放初，不少青年学生由于对党的性质缺乏了解，对党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有的是受旧的宣传影响，有的认为共产党是搞农民革命，对知识分子不会友好，都不敢接近。而刘纲纪却是当地首批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成员之一。当时，学校曾组织学生下乡办冬学，利用农闲向农民传授知识，扫除文盲，他都是积极参加者。他觉得有一腔勃发的激情需要发泄。

这种激情从何处来？首先，他在读书中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中学时还读过重庆《新华日报》社出的《新民主主义论》，虽然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明显地受到了影响，有进步倾向。再加上有那么多他喜爱的学者、艺术家都拥护党，全身心地投入到党的解放事业；他喜欢他们的作品，也信赖他们的人品，相信他们不会作出错误的选择。

当然，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甚至还带着些少年的浪漫色彩。而从心灵的最深处震动他的还是新旧对比。对于旧社会，他有一种本能的不满，而办冬学的一些经历又使他对新社会和共产党有了较深的印象。两种社会的强烈反差导致了他的思想的根本转变。

当时，农村里土匪没有肃清，办冬学时都由解放军战士持枪保护。他因为爱画画，常常出去观景写生。有次他想到附近的天台山去，起初战士不让去，但因为他愿望迫切，结果，为了保护他，有位战士就陪他去了。

路上，战士谈了许多战斗生活，特别是说到：在战场上，常常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说得很朴实，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到了山上，有座古庙，战士不让他进去，自己却端着枪进去了，等到发现没有问题，才让他进去。

部队驻在村里，做饭都是借老百姓的锅，有位老乡靠做豆腐为生，不愿借锅，一位战士就硬把锅拿去了，还向老乡发了通脾气。结果，事情让团政委知道了，立刻把战士叫了去，当众批评了一顿，并把锅送了回去。

这些虽是小事，但累加起来，就足以改变一个人的看法。在这些亲身经历的感染下，他很自然地对党产生了感情，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由于他的学习成绩好，在同学中间威信较高。他的行动带动了一批人，使许多动摇、观望的

同学很快靠近了党、团组织。影响很好。

解放了，新出版的书也多了，他开始自觉地阅读了一些马列著作。在对于美学的认识上，他也不无偶然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影响。其中，有两本书对他的影响最大，一本是王朝闻的《新艺术创作论》。一天，他在书店里翻到这本书，顿时爱不释手，就买下了。这本书通俗易懂，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出发阐述了许多理论问题，其中包含了作者许多美学见解，特别是对于掌握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很有启发作用。这本书对他影响很深。另一本是周扬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这本书的理论出发点是：“尊重现实生活，不信先验的假设。”对那些认为“美是观念在事物上的显现”的唯心主义美学观点作了批判，肯定了美及其他美学范畴的客观性，提出了“美是生活”的命题。

这两本书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展现在他的面前，使他仿佛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为美学所开拓的广阔前景。

一九五二年，他高中毕业了。

快毕业时，在报考大学的问题上突然产生了矛盾，本来他一直想考个艺术院校，专门学习画画，发展自己的兴趣。但临近毕业时，突然对自己的绘画才能感到缺乏把握，而且这时，他对于理论的兴趣正在逐渐上升。经过反复考虑，对自己的形象思维才能和理性思维才能的反复权衡，他放弃了报考艺术院校的打算，最后选定了哲学。

醉翁之意不在酒，虽然选择了哲学，目的还是在于中国画、艺术理论和美学。一方面可以通过学习哲学，逐步培养